

韩愈

诗文选评



新
世
纪
古
典
文
学
经
典
读
本

◎ 孙昌武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588

韩愈

诗文选评



新
世
纪
古
典
文



A1070641

读
本

◎ 孙昌武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愈诗文选评/孙昌武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12(2003.7重印)

(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ISBN 7-5325-3301-8

I. 韩... II. 孙... III. ①韩愈(768~824)—古典诗歌—文学评论②韩愈(768~824)—古典散文—文学评论 IV. I20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2260 号

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韩愈诗文选评

孙昌武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5 插页 4 字数 159,000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101—7,200

ISBN 7-5325-3301-8

I·1585 定价: 13.5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62662100



韩愈像

1111/1111

大府故殿中侍御史... 朝議郎守尚書比部郎中... 文辭修雅... 韓文拓本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 南溫縣尉... 長喜... 百不失一... 傳其法... 如初... 東都... 居舍人... 南洛... 其一人... 事故... 伊... 友由... 嗚呼... 果不... 山... 尚... 萬...

韓文拓本

愈與樊著者往宗
師盧與虞士同謁
少室李君拾遺

韩愈手迹石刻

昌黎先生集卷第一

門人李

漢



賦一首

復賦一首

閔己賦一首

別知賦一首

元和聖德詩一首

琴操十首

南山詩一首

謝自然詩一首

秋懷詩十一首

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水照 王运熙 孙 逊 李国章
袁行霈 钱伯城 郭豫适 章培恒
傅璇琮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兴康 史良昭 朱怀春 刘扬忠
杨 明 陈庆元 尚永亮 赵昌平
赵山林 施议对 高克勤 曹 旭
曹明纲 葛晓音 萧瑞峰

总策划 赵昌平

策 划 高克勤 曹明纲

编者的话

当来自戈壁滩的沙尘暴吹袭首都北京时，当克隆技术已达到可以复制人本身时，当生产技术的种种发展造福人类而又反过来每每危及人类时，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庄子的著名寓言——七窍凿，混沌死。二千年前这位谈诞的哲人此一惊世骇俗的论断，固然不无虚无主义的偏颇，然而我们不能不惊叹，它于荒唐之中，冷峻地道出了一个真理，作出了一种验证于百世之后的预警。诚然，人类不可能因此放弃对包括科技在内的生产力的开发；然而当先民“麻麦幪幪，瓜瓞嗒嗒”（《诗·生民》）的歌唱，在今天晋陕深沟巨壑密布的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已成为杳远的梦影时，我们是否应当警省，在终于认识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还应当对人类的命运作更深刻的人文关注？新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应当已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科技发展人文化的阶段。具有科技知识，而不具备人文襟怀的人，今后已难称健全的人。因此我们愿意为读者，尤其是当今孜孜矻矻于数理化的青年们，奉献上这一套新世纪版的文史哲经典读本，而首先推出的是其中的“文学”之部——《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其实，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这种努力，在四十多年前已经开始。由本社及其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策划、在上一世纪历时三十余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与《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两套丛书各八十种，在当时曾影响深远。不少品种印数达数十万甚至逾百万。不仅今天四五十岁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回忆起他们的初学历程，会深情地称之为“温馨的乳汁”；而且更多的其他行业的人们在涵养气度上，也得其熏陶。然而，人文科学的知识在发展更新，而一个时代又有一个时代的符号系统与表述、接受习

惯。这套丛书,正是先前两套丛书在新世纪的继承与更新。

这套丛书继承发扬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十六年来出版普及读物的优良传统,也集结了多方面的正反经验:名家撰作,深入浅出,知识性与可读性并重,固然是其基本特点;而文化传统与现代特色的结合,更是她新的关注。学界近半个世纪以来新的研究成果,从中获得适应新时代读者欣赏习惯的浅切化与社会化的表述;反俗为雅,于易读易懂之中透现出一种高雅的情韵,是其标格所在。

这套丛书在结构形式上又集前述两套丛书之长,将作者与作品(或原著介绍与选篇解析)乳水交融地结合为一体,从而使全局与局部相映相辉,高屋建瓴与积沙成塔相互统一。

这套丛书更是前述两套丛书的拓展与简约。其范围将继文学经典后,再推出史学经典与哲学经典;而在品种上,适应新时代知识浓缩的特点,又简约为文学三十种、历史十种、哲学十种,计五十种。既希望

用最省净的篇幅,抉示中华文化的本质精神;又通过三部可分可合的组织形式,以适应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

如果说前述两套丛书代表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前一辈出版人对读者的缱绻心意,那末这套丛书正是本社新一代出版人对新一代读者的世纪献礼。

不必疑虑,在现代化的今天,是否还有必要较为系统地大致地了解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尽管当代域外文化纷至沓来,但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必须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方能落地生根;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必将由她的民族性来体现。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也因此,科技知识与人文关怀并重,必然与中西文化的融通互为条件。愿这套以“古典文学经典”为开路先锋的新世纪版的中国文化读本,能成为新世纪一代青年养成健全新人格的助力;所谓新人类、新新人类,相信都能从中汲取自己必需的新乳汁。

导 言

谈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成就，有一句口头禅：“韩柳文章李杜诗。”其中提到的韩愈、柳宗元和李白、杜甫，都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伟大作家，而唐代又正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十分灿烂辉煌的时期之一。这四位作家创造了唐代文学的巅峰，其作品更流传千古，饮誉世界，已成为世界古典文学中的瑰宝，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遗产。正如那句口头禅表明的，其第一位韩愈以“文章”著称。他首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散文家，是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他又诗、文兼擅，长于辞赋，创作成就不仅仅限于散文。其一生业绩更不只表现在文学领域，他又是历史上有贡献、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

韩愈(768—824)，字退之。韩氏郡望是昌黎，因称“韩昌黎”；他曾担任吏部侍郎，称“韩吏部”；死后谥曰“文”，称“韩文公”。他留有文集，称《昌黎先生集》或《韩文公集》，正集四十五卷，外集十卷，另有一些后人辑录的佚文，有些真伪尚待考辨；又外集中包括《顺宗实录》，是史学著作；另存一部题署他与李翱合著的《论语笔解》，真伪尚多异议。

对韩愈的评价，宋代的苏轼在《韩文公庙碑》里留下了四句著名的话，即所谓：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五）

这两句是对韩愈品格的赞誉，暂且不论。前两句一则表扬他的文学成就，再则赞扬他振兴儒道之功，大体概括了韩愈一生的主要业绩。不过对于苏轼在这两方面所做出的评价，后人有许多不同看法。比如关于“文”，“八代”（有不同解释，一般以汉、魏、晋、宋、齐、梁、陈、隋为八代）的成果是否可以用一个“衰”字来概括？韩愈对它们是不是完全否定？就很值得讨论。又关于“道”，韩愈是提倡“儒学复古”的，但他所倡导的“儒道”是否纯正？他是否真的复兴了先秦、两汉的“儒道”？人们同样多有疑问。这些争议本书下面将涉及到并具体论及。但苏轼那两句话、十二个字，确实言简意赅地道出了韩愈在“文”和“道”两方面的成绩，肯定他转变一代思想、文学风气的巨大影响和历史地位，因此也就被后代广泛传诵。

众所周知，唐代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鼎盛时期。在一般印象里，大唐帝国国势强盛，经济繁荣，声威远播四海，思想开放而活跃，文学艺术领域更是大家辈出，名作如林。但实际上唐王朝真正保持统一、安定局面主要是在开国后的一百几十年间，即从立国的七世纪初到八世纪中叶唐玄宗在位前期。从天宝十四载（755）爆发“安史之乱”，整个国家就急剧地走向下坡路。经过九年惨淡经营，大乱甫告平定，朝廷面对的是觊觎不安的强藩和边疆少数民族的侵逼，内部则政出多门，阉宦弄权，朝官政争。肃、代、德宗几代皇帝都不求、实际也难以振作，结果是动乱连年，经济衰弊，矛盾丛生，国是日非。在

这种危机四伏的形势下,思想文化领域又弥漫着颓败、消极的风气。其集中表现就是佛、道横流。包括韩愈等人,一些具有用世之志又信守儒家传统的士大夫,深感形势衰颓、危机四伏的局面不可久恃,力图重新振兴儒学传统、发扬儒家经世济民精神和伦理道德,以为挽救社会危机的主要甚或是唯一的途径。这就是出现所谓“儒学复古运动”的背景。当然“运动”一词是现代人的概念;把提倡“儒学复古”的人们视为一个政治或学术“派别”,称韩愈(和柳宗元)为这一派的“领袖”等等,也是一种现代意义的提法。但韩愈确实适逢其机,顺应潮流,为振兴儒学尽心竭力,并取得了重大成果,造成了广泛影响,从而也确立起他在思想史、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看,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作为传播久远而广泛的两大宗教,对文化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可笼统地全面否定。就是历代批驳、反对佛、道的人往往也受其影响,更是不争的事实。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士大夫间提倡儒学,反对佛、道的努力自晋、宋以来迄未间断。到隋、唐时期,则有“大儒”文中子王通、史学家刘知几等人,也都在这方面做出相当的努力。唐王朝开国伊始即兴办国学,敦崇先儒,修撰《五经正义》,如此等等的措施,也都是自觉地以振兴儒学来维护思想意识领域的统一,这也成为唐王朝的国策。从这个角度看,韩愈辟佛、道,崇儒术,已鲜有创新的意味。何况他的主张显然又有偏激和肤浅的一面。但如果放在具体环境中来考察,韩愈斗争的意义和成就则不可低估了。他不仅在态度上表现出鲜有伦比的热忱和坚定,他的斗争更有主、客观两个方面是前人和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就客观条件而言,他所处的中唐时期,正是佛、道二教在朝廷支持下

大肆泛滥、思想领域十分混乱的时期，这就使得振兴儒道的努力显得特别紧迫和切实，从而也就突显出韩愈的特殊的目的性和战斗性。就主观方面而言，韩愈是在新的思想文化环境中提倡儒道的。如陈寅恪先生指出，他大力辟佛，却又“沟通儒释心性”学说，“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88页）。就是说，韩愈是在广泛总结、汲取各家各派包括佛教特别是禅宗心性学说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赋予所提倡的儒家圣人之道以新鲜的理论和现实内容，他从而成为思想文化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天人之际”为核心的“汉学”向以“性理”为核心的“宋学”的演变过程中，他起到了先行和开拓作用。加之他具有苏轼所称赞的“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的品格和勇气，表现出古代优秀士大夫引以自豪的大无畏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一生中永不衰歇地为张扬儒道、辟除佛老而奋斗，从而在文化史上成为反佛兴儒的旗帜和榜样。

而韩愈更以其文学成就传颂古今。在一般民众中，他的文名更高于思想家的名声。他的“儒学复古”与“文体复古”互为表里，两个方面有着密切关联。

就“文”而言，苏轼所说的“文”，指的是“古文”。这是以三代、秦、汉文章为楷模、不同于魏晋以来流行的骈体文的散体单行之文。苏轼所谓“起衰”，即是指韩愈以这种“古文”全面革正了魏晋以来严重败坏了的文体、文风、文学语言、文章表现手段等等。提倡和写作这种“古文”，同样不自韩愈始。但他在这方面确实做出了总结性的成绩和贡献。概括起来，成

绩和贡献大体可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他大力倡导散体“古文”、批判浮靡雕琢的骈体，推进和完成了自南北朝后期即已开始的革正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运动”。完成这一业绩，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劳绩。但他理论系统而明晰，本人又进行了成功的实践，写出一大批内容充实、表达优美的各体作品，为文坛树立了新文体、新文风的楷模；他又以“师道”自任，大力鼓动、援引同道和后学，使得新“古文”在声势上席卷文坛。这样，经过他和他的同道几十年间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坛风气和创作面貌。自此以后直到“五四运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种散体“古文”一直是文坛的主导文体。因而韩愈当之无愧地被看成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写作“古文”的典范。再一方面，古代的“文”、“古文”等等，在概念上并不完全等同于今人所说的文学散文。例如论政、论学等议论文章以及各种表奏、书信等应用文字，就不能全部归类为散文。但是从文学历史实际出发，对于古代的“文”或“古文”与散文的区分、界限又确实难以划得很清楚。就文学历史的实际说，越是向上追溯，散文的范围就越是宽泛。例如先秦诸子著作本是学术论著，《左》、《国》、《史》、《汉》则是历史著作，但在文学史上都被当作散文经典。当然同样被看作散文的作品，文学性和文学价值的高下、精窳却大不相同。而时代越是推后，文学散文和非文学作品的区分就更为明显和严格。韩愈正处在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他的著名文章如《原道》、《争臣论》本是学术或政论文字，他的大量书序、墓志等本是应用文字，但它们都被看作是散文史上的名篇。这不只是出于因袭传统的分类，更因为它们除了学术的、应用的等等方面的价值而外，确实更体现出高超的语言艺术和表达技巧，具有高